

寓

圃

雜

記

寓圃雜記卷第六

贊林石

彭閣老議修史

劉廷美以詩取怨

合尊大師

俞養素遇異僧

楊君謹修史

迎月樓喜聯

黃菊莊

洲 王 銜 元 禹

七竇泉

余家書室

禮部試官

鄒文質見老御史

吳元璧對句

君謹出處

雲林送事

娼女高三

吳志有薄林石相傳在臨頓里以陸績居此故推氏去焉

今始得在處乃在安門內北岸軍營之口去城三十六步

狀如卵高出者二尺者六尺有奇陷土中者可知楊

君謙於吉縣長作亭庇之未果也

弘治九年丙辰地按御史程社移置廢院門於作亭在之錫名二字於其上按公節

光福之西五里有西嶽周遭皆山中有一水其景絕類杭之西

吳

湖盤地仰而游者甚少山有泉曰七寶其深甘銘素不

經浚鑿純朴未散其味迨至于惠山虎丘也自倪雲

林飲後遂往移茅竊意陸鴻漸通嘗天下之水而獨選

此泉豈因近而忽之耶

本化福彭閣老時高閣老輟陳司本總會飲于王迨尉藥

家論及前史彭曰唐之新書紀志屬歐文忠列傳屬
宋景文為二手書今館閣書事當刊為一體但未得一良
總裁陳徐曰孫元玉久聞彭以一學士召之必來、必集、必
彭拘之高、色動而不答二公皆默然高罷善高為英宗
之監徐不救故終銜而阻之陳與孫為鄉人並有師生之
好卒然而舉不能委輕且忘高之陳也彭以已之於刊
前賢已年之典必有人議以後繼使徐出亦難要其集
時予之參會每如此可嘆也

余家舊有善卷堂燕書甚多皆宋元館閣校勘印本
諸名公手抄題志其居守內有文公先生綱目手稿一部

點竄如新又藏唐宋名人墨跡數千函名畫百餘十卷乃
玉潤所掌又有聚古軒古藏古銅鼎彝鐘齒古玉環玦
卮斗方器漆器之類皆有志志古琴瑟張惟一天
秋三世雷霜天玉整夜鶴唳寒松為罷文房諸具悉皆
奇絕他如刻絲壘漆官窰器畢震氏中乃長兄坦
齋所掌二公最能賞鑑目力甚高絕無妄贗假客遂從
其展玩天順三年遂父仙游兄亦繼年不二年為回祿所
禍一夕蕩然余棄而不視或有得於煨燬之餘者皆
以高價而售雖石刻如通燬燬速亦止存顏魯公乞米帖
涪翁墨竹賦半篇而已惟綱目稿本先已宛轉為椎勢

所有歸于斯東卒免以患難物之華散聚散有存焉
亦由吾為子才故不肖不克享有為之三嘆

劉道美金憲廷簿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苦澁景春天順間
為吳中詩人之魁京師號為劉八句年五十歲遂解組本
化為邢公宥為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絕句曰歲寒相見
在天涯出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
不種梅花邢得之甚喜後邢以郡中久荒陬蕩起程或
心頗怨宥以舊詩刺之曰量毫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與青
天漁舟若過閒洲汝為報沙臨岸浪眠邢聞之為道美
所作大怒或勸往白道美曰彼柰我何道美卒公吊祭

皆不往人多非之此詩乃宋人刺賈似道者形不之察耳
丁未孝閣上命尹少保直吳諭法寬主試多士吳乃南宗
已丑科尹所解進士也不出卅年同司文柄頗類宋殿文
忠与王岐公嘉祐中事當時有禮部唱和集共与六人得
詩一百七十二首所取士有蘇文忠公軾文宣公轍兄弟連名
之集仿若後世不知今日二公与諸校所作集篇得人有如
兩蘇者乎

吳澄全翁乃宋開聖皇帝之母舅淵聖五元降封瀛國公
學佛于土蕃號合尊大師有子完普六後生教後元
生正說法聚衆皆殺之一日全忽夢兩僧告曰我乃趙顯

翁之甥也。我無罪而危殺我。父子行奏上帝矣。舅嘗資我紙筆洒洒而去。是時全尚不知死也。明日以牲醴望西北而奠。焚紙千張。筆如枝。不久元果大亂。金之孫莫觀為余言。鄒先生名彬。字文質。蘭之深山中得修煉。行國初有丁平。斥鄉耆老。御史於元大德間與李元禮同為執法。以事不用歸隱。推于蘭之深山中得修煉。行國初有丁平。章自元來降太祖命西征。至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父尚無恙。遂去。文質之父親見之。知其所為。無人因與往來。御史見文質聰慧。授以祕書一卷。曰。孺子得之。可益壽。文質方年少。不屑。以書攜于梁間。而出後居吳。

鄉人之系其往、詢御史、動靜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
成化十七年、文質年已八十餘、邀其友俞養素同往、取以書
為^印、老之計、不如日文質死、度御史之年、將二百矣、乃石
晉水部郎賀克之流也。

金陵俞養素、好煉丹、与所友王雲山、又一人備饌糧同往、八
公山、自下行七八十里、至大頂、有佛寺、甚朴古、一僧坐山門
頭、大如巨盂、而約二尺、齒可長寸半、見三人、惟呼養素
入門、呼齋、掘林壑、謂曰爾何与兩賊來、耶、二人屏息
立門外、養素再拜扣門、遂曰我善道、因止、養素宿食、
以山中乏味、但不用鹽醃耳、問其年、出度牒以示、乃元

元武宗朝所給以羊皮書女又能言未來事養素慾
求留丹房笑而引詣之所迂遠洞中儼若別一天地所
貯惟藥石鼎鑪而已以碧青乾泥一塊為贈約重五
斤促養素行遂焚出而歸以泥煎得白金二十餘兩乃
西統十四年也

吳元錚自幼多遷徙五十三始得官二年即致仕又三年築室
方葺因書一對于錚以警子婿曰二十三遷方室以居五十九築
好者今日

楊君後病遼空宋三史雜亂蓋穢不足取信用表於之法
班馬之例刊正其書筆削甚嚴謂完顏氏乃中國之能

罪惡之首必先從事漸及遂宋庚戌四月余得與張確
等列傳為篇考覈精深忠邪明白鈞約而多備於舊
考大半生得史家之三尺別後每作書促以屬稿邪惡文
見之曰君謹修史固善簡牘浩繁恐不能卒業余應之
曰嘗觀君用心一而不雜不始年當殄能了此也因記以驗
他日

此言不似併其其類而多一為在二字亦可見其心不待揚外

揚考謹天質穎異文章為省今天家之冠名著天下歲戊
戌會試儀制貢外郎闈兼與事閩河南人為士子時嘗
受提學劉欽劉欽銜而不改以君謹為劉錫因形
重困之適巡官見君謹為筆驟加稱賞許以鼎甲闈

聞所言之益甚日未曉君謹文革已畢未脫考七之三闈遂
奪其卷麾之使出見考皆抱不平而君謹自如也復入試闈
莊夕如宿据摺愈甚君謹辭抗聞於少伯徐公徐不
直闈移置君謹於公堂間使卒生夕遊取捷焉君謹三
試皆第夕以科場以為奇夕初觀工部政同年闈外
補君謹連任差遣咸克乃事特除儀制主夕與闈為同
僚闈已正席然以長官自處每夕見抑君謹因法
告遊夕日闈有封夕中增減情節夕涉四臣又志君
謹在告誤念其名躬廷刻闈不敢將至重罰君謹當連
坐人皆初夕自白君謹若累闈盡重因即日入謁以待罪

及皆得釋京中士友咸稱長安而聞終與君謹不相能不以
月君謹遂告歸往來金山中吳往指託書惟空更
性素喜佛典相徵三昧者所謂必為莊詩率口隨之咸
得新趣日以此為樂若將終身焉今太宰王公素重之
每遣使至蘇必傳語促令入覲鄉人亦多勸勉辛亥四
月乃孑身而往為不為久計至京又有忌者復補舊
職值南宮新被大尊官御諸司如東濕又曹多冗
君謹席不暇暖日往禁閱祇候夜為註南華篇以自
適月日與上疏求免人多驚訝部僚姑待以異凡累刑
不允內閣大臣持薦翰林編修太宰亦舉國子監博士

辛丑成化二十二年八月

皆不就未又懇 藉章 服求歸田里上方以致仕許之乃八月
日也既得請即謝上官別親友尉驢南下翫然畧無羈絆
太宰與諺緝紳感歎羨不已日遂川至杜駕登太
山絕頂讀先泰碑徘徊四顧而下訪封禪壇明堂基及
訪田^本鑄遺跡而還至子二月抵家 錡與君德交好其甲
子方三十五出處雖古人及欽服之陳因君紀序大
致一二所詳 俟祝希指訪君信々

趙子昂居揚州迎月樓趙家以主求作喜應遊題之曰喜風
閣苑三千家明月揚州第一樓以家以紫雲臺在東 酬
倪雲林潔病自古所善晚年 遊地于光福徐氏百同

游西嶠偶飲七寶泉愛其美徐命人日汲兩担前桶
以飲後桶以濯其家去泉五里存之於半早不倦雲林歸
後往謁紫瑤法秘閣慙之得入偶出一唾雲林命僕遠
閣覓其巖窻不得因自覓得柱桐樹之根遂命扛
水洗其樹不已徐大慚而出其不情如此後家漸晉往
游江陰有習里夏氏館之所在大不也之因染痢穢
不可近卒夏以小棺葬于近地以墓高存後人皆傳
雲林為太祖投溷廁中死蓋惡其太潔而誣之也其
遺址今為周濟廣所居濟廣器知詳

松江黃菊莊先生素不遠遊景泰三年方與蔣黃門偕

臣姓蘇年已八十邀余同吊張氏收墟謁吳泰伯伍行人范
文正汝相學宮書院歷覽迨迨每至則躊躇不能書默
有題詠但不可示人余善察之終不出別後偶於周廷珍
編修家見臣詩稿陰竊滿散皆隱其言之絕似此為人
前輩風致可慕也

京師娼女高三自幼美姿窈窕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
狎於暖子也侯去得北邊者載高即自誓謝客天
順元年侯為石亨所忌奏以駕臨土木時侯坐視不救
為不忠於廷命斬于市親戚故舊更差一人往其獨高
素服往哭甚哀侯刑畢親以舌吮其血仍用絲連

其首領質棺斂之遂縊而死

寓園雜記卷第六

寓園雜記卷第七

長

先君陰德

馬士權

陸老昭曠達

楊暄

送父償債

吳汝輝捨銀

江陰奇事

李公子

洲王錡元禹

玉澗降筆

馬公素

玉澗厚德

余家六節婦

都文信代死

余家方響

林鵝啞夢

妓也張氏

周伯川不謝飯食

先君棄世孤時年方六歲明年修撰張先生益吏部司
務部先生亮皆還吳同來敘奠且訪孤之存真畢因
索辭見辭方染痢甚厲不能出二公大憂之時辭師全
先生美在座因曰可竹君豈善後乎不須憂二公問曰
何以言之全曰我與君游久知君有陰德耳翼日果瘳
三先生同至榻前撫慰甚至且以善癘續書種名為愈
後辭頗知人事因以先君陰德扣于全曰君雖不永
為善宗多善一多尤不可及也昔君為奇禍所中不知
出於誰何君惟順受而已後有姓全者與華惟味有

際來告君曰君前之禍乃華所為今其家有事報之易
易耳勿失機會君唯或以告華、持求美來致哀懇
君曰人以曉橫加我、受、不堪我何忍復以此加他人從華
者以我亦不可況是非未明乎先生為我謝華君母多
憲也君多存心是以吾以是告君後必昌耳

天順五年余家適遭禁因請拔薦以扣禍福方布箕即
遂動遂書一詩曰一別三年未得歸田園今與昔時非
眼前零落兒孫少鄉里蕭條收舊稀仕處我能留客
醉凶年誰肯賑民飢含愁祗說胸中事只恐西山又
落暉余扣為何人曰玉潤也僕父平生愛客尤喜施

与景泰五年之亂有象二千餘石皆以貸人後皆不能償
亦不感。此詩在實錄也

馬士樵泰州人讓于官第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學
士先生游劉元博徐有貞輩凡有疑必往質士樵故與
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為南賊之
計不久推勢相拉殺有貞文臣不時見上時為所間遂
稱斥多自武功伯降廣東參政程應珩復起必欲殺之令
人偽造恭奉毀謗朝廷特遣司理偕丁憂給事中李秉
彝進士令入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
親信馬士樵等為以而滅之然上命權臣門達各遣邏卒

捕有貞于途以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洪惡刑于庭必
以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適嘗舉死遊終無一言羞少齟
齟禍反有貞矣七月廿五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或士
權紆以一女嫁以子以存湯藥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
自臺還歸蘇士權自奉州來謁於其婚約有貞頗有難
色士權尋曰貧儒不能當僕家女有貞遂實以言而以
微物贈之士權甚喜快之將以余偶見士權于劉宗
序所貌甚鄙陋吾不踰五尺譚論雄偉氣節凜然多
一才及後之夕生信義士也

余鄉焉驚字公素號白菴讀書甚博作詩文絕不蹈故

前人之言自奉一家必極其妙而後已為相埒沈是淵
非獨每公與好田宅公素畧不顧人有於其畧與否又其
心頗多憂懼凡出入過橋梁之危崖岸之險與水之深
澗處必舍舟登途不憚徒步之迂舟人為之不堪手抄
奇書百餘卷筆盡端楷恒以自隨矜如佛典深造其
理每駕小舟置圓覺楞伽沙經于几上跏趺而坐朗
誦不輟途中人聞其皆驚笑不已每至緇黃與牧人之
家留必數日而返凌徙居相侏被隣火所沿夜半公素
一妻所取惟項巾躡履執大袍寢然而立街中人或以癡
先生戲之則拍手大笑以指勢利說不識也者白卷稿

如卷莊于沈啓南家

楊暄景和北京人善彩漆之藝志智謀士也天順間錦衣
指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陷害人同時袁彬指揮步隨
英宗北狩有扈蹕功為達所間久在散地憲宗初去達恐
其通已令遷卒殺於陰松林置之死地暄素不識彬
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訴屈遂奏達達法二十餘事奏入上方
占太監碧瑤等毬遺令達達問暄至以解達陳涉瀋州
恐暄、神色不變伴若善所与考達歷詢以事皆曰不
知且曰暄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与君侯素無讐怨何
得為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有實告因告曰此聞老李

賢與君侯不善固為此本使暄抱進亦不知所云何多違
喜得此情方級遂因以溲肉賞兵直達早朝因後奏上
命中官押誘大臣會問于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欣
然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善干也賢方驚訝暄即
曰此達以溲肉賄暄使暄言如此官有某。見即指斥所奏
達二十餘條暴參錄監押官占諸大臣皆曰達不得尋斥
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得免死謫戍廣西以
死暄得脫素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此事後暄至
俞欽玉家余亦見之

陸老昭况愛士所奉必豐潔為刑曹郎中居京師三年

閩清風館常有遊客居其中門下往來若如市人以所是
公郭嘗時方之絕不洽家產雖倍舍一宿必如整整齊齊
素性如此陳緝熙學士竊笑之某化緝緝熙守制于家
大興土木建第甚雄麗宛若園遊甫畢即入京為祭
酒所寓甚陋所存甚謬吾昭亦笑之曰人生如寄隨地
取樂何必示彼以也後緝熙竟卒于官不能喜新居一
日之存所謂多少朱門鎖空院主人到了不曾歸此令人
歎美吾昭可為曠達矣

從父王問先生字廷禮長于古文選詩始周人之急絕口不
言有張氏王君聘陳象之也初聘時兩家競筆相敵

不好半皆貧窶不勝不能嫁娶男至父擇日慈愷父往
請婚期女之父低回不忍言屢扣之徐曰美得銀三兩即可
嫁否則終不能舉後父唯而歸度男家決不能辦私以
銀二移遺女家嫁具勿泄而自允以期至期果畢以
男家以女無需索也以銀從男家而致皆然無知兩始
甚歎今婚者已者子孫而後父蓋本拱矣

節母滕氏錫人季常先生之也年二十歸先考延用府君
時年十九又七年先君沒清子曰錡曰鉅錡方六歲母撫
二孤劬勞刻苦難以言諭今康寧在堂年已八十三矣
守節之事具載于嘉禾周伯器傳文王氏不幸多早

亡母以婦皆孤守節師于母也凡五人爲系錄于後徐氏同
邑人季父暄妻二十而寡今年七十三楊氏從夫錦妻同
邑人十九而寡今年五十六徐氏夫鉅妻二十九而寡今年五
十五關氏錦妻妻錕婦鄉人二十七而寡今年五十四嚴氏法
姪樂繼室吳邑人二十五寡今年五十二

正統四年秋送父廷權移至南京順天府庠生陸通原泰
原以風因親有倫步托交聚首不及三四度原泰家貧甚
原魏往貸鎮守襄城伯李隆白金五十兩為用以券乃統
書送父之名至冬原泰作書令僕引李象人至坐索以銀
修父記封絕去一三雖才姪亦不使知惟以本房首飾鏤

銀如數償之而去後周文襄公聞京師人言此遂以若子
稱之且作詩以表之

都為郡名族至文信立標標即公母唐氏省元之孫當元
季荒荒保育甚艱辛卒底成立文信為人敢行古

道讀書弘文尤善楷法里人徐佑之豪傑好禮受其饋

遂贊為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甚孝父徐甚樂之洪武戊

寅高帝以江南大家為富主許相許告徐在告中文信

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何為葬徐將治裝文信冒

其名潛一日先引抵京下刑部獄病篤出獄即死年二十

五徐痛文信之止終身不蓄婢妾竟以妻嗣而卒文信

兩子共買地葬之葬時致樂子孫不絕焉

杭州戒壇楚燬躬命浙江省按兩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古
州吳汝輝嘉興曹昆等遊人勸勞汝輝入見諱問樂何
方伯曰度得銀茶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
何易善比得無誑耶汝輝曰民育一子不肖雖有所積
死後必為他人所取何如幸承勝事時兩司官皆左聞之
稱歎既而輝以木匣裝銀千錠詣獻于司憲岳時設席
于後堂邀諸同僚共宴復以練帳親送之歸汝輝可為達
矣

余家相傳白玉十二片長可七寸闊可三寸厚七分有奇

制美圭而圓其首、下有二竅可貫一丁、旁刻五音之屬、乃古篆文、以朱砂刻深而底平、余幼時常懸而擊之、為戲、以解冷然、而清先兄坦齋謂曰、此方響也、後被焚亡于瓦礫中矣、今考方響以銅為之、此或古之編磬而異、其制因記以問博古考

江陰有焦某、為太祖舊人、屢名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鷄馭、由御道直入太祖喜、以玉以物付、先祿、器具俱甚、款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戶、每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于桑間、而歸、正洗、福有劉景宗、其頗讀書、語之、斬絕、常守其志、貪賤、士宗抱不平、奏以不

德十事上命大臣置辯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太宗伯胡公濙
以鄉人稱勸解士宗即大詔曰汝勿惡庇其家而壞躬延
法邪惡也其過耕振禁閭涉臣以若能為吏而士宗言
有理奏兩釋之授江陰有焦千戶直引天子道劉士宗大
開六科廢多語以為奇事

林一鶚為江西方伯嘗中元日晝寢夢身一婦人之祭既醒
所夢之物若在盦頰屋宇街坊宛然在目因命一徒在
指其所向往物色之果在坊中得一老婦年七十餘祭其故
友所焚紙錢灰尚未冷問其祭物與其友死之年月日
時復于林與夢合而所死乃林之生日也林大驚異知為

此婦之友後身也亦稱以物俗養之焉

金陵李莊字敬中本懷慶武陟人其父堅以功臣子尚太祖
女大名大長公主為駙馬洪武三十五年拜奕成侯北征沒
于王事敬中年方期得襲父爵太宗朝公主懼禍納斥
詰券敬中年已長矜未學者勸之書因往從學憲劉
先生游敬中為人襟懷洒落刻立詞翰有所作人爭傳景
師稱爲佳公子平生雅好鉛汞所賞累葉金竟無所成人
輕以^戲以^以過獨耳所老也髮亦不白齒亦不搖步履
如飛年七十九歲無疾而化在^在者^者所^所遇^也

宛府李天祥隨兄天祺序班居京師与茅場院妓女張氏

御情好甚篤女誓不見客父母如強之堅拒不納既久天祥
染瘵疾不能復往危殆中思得張一德所母與妻弟順道
厚多因守張來遂留侍湯藥及兩月天祥屢死復蘇立
應張也一日張抱以首死去遂時又瞠目回顧張謂曰君行
焉隨矣因伴告張妻曰我稍倦往求歇息姊可少代起即
整束衣裾潛至床後自繫妻性所久不出往覓之氣已
絕舉室驚擾天祥聞之六長往矣庚戌九月十七日余聞劉宗序
談天祥事而失此之姓望於記之海止後十日夜忽夢一婦靚粧素服揖余而前美
有所訴問為誰氏答曰為某場院張氏也之訖而去既覺因悟宗序所失步即姓
也遂以張實之而書以大槩如此

陳莖周伯川中年棄室為道士每至人家輒痛飲少者即被
需索程善諧譖醉則飄然而去晷不形謝或訝之則大
病曰吾所飲食其乃天地間物耳 於如何與焉年八十反
初服以終

寓園雜記卷第七

富園雜記卷第八

張汝好

李賢入閣

郡學佳氣

吳中奇事

楊少卿詩

迎海驛壁詩

黃廷臣

陳豸自

長

洲 王 綺 元 禹

湯流績獻書

邵宏譽失機

能不稱官

陳祭酒尋母

捷對

鬼罵人

沈氏犬

張中書油弼與劉閣老結交最厚張出守南岳甲辰歲朝
覲畢往謁劉刺入劉久不出遂張大不堪因作一詩投
門其徑去一紙云始知東閣先生貴不致南岳太守參劉閣
之大漸急令人適索張已入潞河之舟矣

英宗在耑內音問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獻書皆托鄉人許內
使以進不知所之何事英宗復召問孫有貞曰湯
胤績乃位國公孫朕於用之何如有貞奏曰與臣素熟
生一漚風漢耳遂止

天順政元之初孫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用否
有貞曰臣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者

貞遂贊以賢因得入關蓋不虞上之連閱也後有貞之影
賢反擠之以其毒諱心薦已耳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字宏參領兵殺賊失機
監軍金尚書瀛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
曹吉祥忽來急索邵斬之邵竄入後幕時周先生鼎在
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散氣室矣飲之以茶匿于床下曹不
獲而去金謂邵曰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
者遇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後邵見曹不能避遂斃已
斷矣人之死生亦有遊也周先生為之詳記之以見軍中
式時之制

成化壬辰歲二月初郡學大成殿之東吻青氣式道上衝徐先生有貞偶見之謂郡守丘霽曰此文明之彩今年吳元博寬果狀元及第

太宗朝沈度以能書為翰林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為中書舍人朝中有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字

郡守丘霽雖罷歸常拳、於蘇成化戊申以書問陸孟昭曰吳中近月有何奇事孟昭答曰葉與中侍郎卒於公廩俞欽玉公子死於梨園皆奇事也

陳鑑緝熙在父為熊大理竄成遼亦以死其母更嫁一百戶方竄時緝熙尚幼依壇官施道常為徒讀書刻苦丙

辰進士及第除翰林編修召見母求使高麗使還果
迎其母与父喪同歸葬于故丘可謂有志於矣

大理少卿楊先生漢立京甚貧家畜二豕日命童子採萍
藻為食有法司家人偶与童子爭歐之童泣訴先生
戲作詩曰太平門外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一點浮
萍空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法司聞之往謝

崑山縣一尉體甚肥一校官年甚少尉戲校曰二三十歲
小先生校隨口曰四五百斤肥典史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有之郡調數頗多
周文襄為巡撫奏以缺官序用凡門下之人皆得

薦舉有越人邵昕者流滴多智先為長洲縣丞
刺于家遂起為崑山尹後縣有變尹王丞四簿之
縣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書于迎海驛壁曰崑山百
姓有何辜一邑那膝兩大夫巡撫相公聞暇愛思量心
裏忸怩喜文襄見之喜喜忘色卻亦不久而罷

表兄滕文用錫山舊族家業久墜為人刻蒙以糊口每
節假歸有鬼輟罵不已正齋如婦人文用入戶齋在
分文用出戶齋在內夜間尤甚惟在他家則無聞自
丁未歲至今已三載罵不絕不可曉也豈兄之祖父
厥所不德而致是歟抑別有所祟歟

黃諫字廷臣陝西蘭縣人正統丙辰進士及第為翰林編
修有應文之才天順元年以尚寶少卿使安南十一月使
回經蘇刑部主事劉廷道美為文章友因假法其觀
之孤山亭致陞相邀並邀廷臣之鄉先生鄭文質及吾鄉
沈啓甫與錢夢人偕會新姑識廷臣貌偉氣充少儒身
多風所談惟使事以出使錄一帙見示終席恐不及唇只
欲清茶數甌視其頸項間繫一黃絨繩如黍筭官大
者測其為何私袖文質曰彼有所懲也為石亭所
搗出為廣州商通判廷臣素多內寵雖謫官惟以
如妾自隨不久躬廷復取而用之廷臣忽自投歸至

梅嶺溢于驛舍羣妾侍左右皆不知也繫頸于地
是姑驗却廷臣預知以魘縹而終不免歟

相牀沈恒吉畜一坐孫犬長不三尺甚馴恒吉日宴客犬
必卧几下主客皆以肉啖之習以為常凡三載恒吉病
痿犬即不食如日恒吉卒殮于正寢犬盤踞而號竟
夕方罷停柩廿期年犬日夜卧柩側將葬遂一觸
而斃

偽主陳友諒之苗裔散處于黃皆樵魯之人有一家在

一自所制甚古吾友吳元薛判府以彩段一端易之占犬
可食斗粟內分多黃土色間有朱翠錯以金銀銅

之質已化矣。文多丁字矣。高物也。

寫圃雜記卷第八

寓圃雜記卷第九

、近年大風雨

、施槃應夢

鄭雍言

、夏蟲際遇

陳嗣初絕句

、春闈失火

、孟謙感神

脂麻通鑑

長

洲

玉

倚

无

馬

湯胤績驛驛詩

、周岐鳳降筆

程至帶

、曾詹事

清真好客

、周中書冢樹

、優語

鄉人之苗易長為不熟之候。辛丑苗插于田不數日皆動
然而與煦然而黑。農皆相聚而憂。至八月之望。日如火
炙水如煮。者一旬。風雨暴作。水復橫流。皆縮而不實。明
年大飢。弘治改元。以正月置閏。時令甚早。五月初苗插。適
矣。易長。復如辛丑。祀田祖。奔走不絕。十八日早。大風忽自
東南來。須臾有拔山之勢。大雨隨之。不半日水湧。如尺。壅壞
樹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止。苗被陷者大半。其驗如此。豈
物彗常教理之固然歟。

湯胤績為參將守北邊。一日胡寇特酋領兵出戰。沒將彭
月口。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驛。勝後甚。等事。

室令免供具但索紙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
戶起寤然喜稱開戶視之妻一人左內但見壁間有詩曰手
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感來頭似鴉烏
鴉啄靈骨如茶文游有義室揮淚弟抱妻情不舉哀
血污遊魂歸不得函冥室築望鄉臺胤續素能詩好
性所為鬼亦如此晉陵王希范為余言

洞庭施榮字宗銘已未殿試平夜夢一棺已行屋前以手
掩之淚有伯人隨而號哭乃早傳臚遂得狀元及第時取
進士正伯名在夢頗應宗銘不及一載而卒

江陰周岐鳳為人終敬佛老刑名伯工技藝占吾儒之詞

翰種。精曉天順中家死京師。後桂舊游之地。屢附鸞
此因書一詩曰。長安菜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若一爐。風
未收人。又曰。補以詩。吾即降後人。以五茗。供誦詩。好適
則。箕運。第所判。雖不甚驗。多似。平生。之。也。

鄭雍。中書舍。陞河南。僉憲。有相。考。見之。公曰。當。近。侍。不。須。
作。行。針。何。日。曾。自。留。直。內。閣。俾。服。勞。衣。懸。黃。門。牙。牌。
以。便。出。也。與。夏。景。等。八。人。久。居。禁。廷。稱。為。八。仙。雍。言。竟。終。

宣京宜

宣廟。深。愛。程。南。雲。之。書。方。為。中。書。舍。人。即。賜。腰。重。人。稱。程。
宜。帶。仕。至。太。常。卿。並。徑。進。侍。為。以。卒。

嘉祿年少業科幸過甚美一日與中書廿餘人在文淵閣寫書
太宗見其字而愛之謂其人曰今後俱做此小中書寫因
以其名喚字之曰傍移置子字之上今人遂多從其體

曾詹事祭永集元年狀元及第其卷策約有茶條之本
宗喜其才贍命大書其策以示遠人某殿成宣祭作文
祭體素肥又卷夏中蓋則者奸如而上視時在草忽厭
其汚穢遂起及進其文上亦無佳賞亦一時之不遇也

陳嗣初、蓋京師三楊先生皆能閱其文稿嗣初久不敢出
惟南楊先生為其館主因得適觀之謂諸子曰陳先生
好絕句蓋其文條非所長也

昔有道人黃孤山賣藥于清溪觀以給衣食洪武初樂中
道士呂秋水嗣其業所得藥貨報以錢者不以來日之計
故有好客者稱或坐客滿堂無一物供具即謝客曰洪君
少坐吾以覓酒貫遂坐藥室中呼曰祖師公亟矣須
臾買些絲絃鼓所用即起客皆醉而去其徒呂湛然亦有
此風至藥即所謂遇仙方化氣丸者疾不治四方之人至蘇州
皆買以歸

天順庚辰春開火起監場御史焦顯因鎖戶門不出
入死於獄十人焦顯頰額折肢傷體考不可勝計不久孔林
亦死衍聖公某被奏不法得重譴以此文運之厄耶

中書舍人周惠時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以樹方莖則
出中書一人少表字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用於父
養浩至惠時料凡三宅矣皆為比官今之楊茂特也于
昔蓋惠時之兄亮采亦少進士為川人云

涇源郡宗潮為人朴直人稱之曰郁土地在子道嘗家襄陽
之西鄉人周希謨適為竹山令因以家書附之抵家未及
終忽被鼠銜去宗潮以香紙禱于宅之神方以視之書
在板處人皆異之以此雖一介市夫以一念之謀能能感
神也

和京雙印科頗有漏泄方鹿鳴宴有一老優負淨猪一口

而為羣優曰此猪何為老優曰要賣又問曰價幾何曰要
銀四百一兩衆朴之老優曰不須打且聽我分家猪的身
重半百時價一兩因縮口不云羣優漫擊曰係將何賣
老優恐疼低說曰那四箇蹄兒要賣四百兩遂闕而去
主司皆愕然

吳人愛以脂麻點茶鬻者必以紙裹而授者一幫家莊
舊書數卷撻搗為用市人得斤所授積至盈葉視之乃
通鑑也其人取以誣讀每對人必談及或扣其蘊則實告
曰我得之脂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故曰脂麻通鑑

寓園雜記卷第十

名言

陳嗣初面君

納粟指揮

為法自弊

黃翰報怨

馮益傾危

昇日南

熊蓋濫寬

長

洲王

銜

元

禹

以財得官

李實出使

胡公見夢

徐奏離間

王振

妖人王臣

殺三御史

孫霖冤獄

沈協殺人

庚戌歲二月 日陝西慶陽府殞石如兩大斗四五斤小斗二
三斤擊死人以家計一博之人皆竄他所石又能言其可賅
聽奏止云說長道短而已

正統間江陰布衣徐願常熟上舍魏兩家甚富必欲得京職
正時朝廷尚重名爵徐謀于中官王振魏懇于常道大
臣所費不貲徐尤甚焉後皆得為中書舍人不久徐以
黨人罪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爲金中書銀主事

陳嗣初久著文名大學士楊士奇素不識薦于仁宗遣使驛
召即至士奇坐東朝房候與相見先教以面君之禮繼以

方巾布袍，隨使坊。見上于武英殿中，上曰：常為侍從，徒奏曰：臣下部病氣難居，禁近。上又曰：今下何處？德又奏：自臣舍館未定，上因厭其語，言無益，勅止。過，乘止，除國子博士，兼為吟官。諸生各以經課求改嗣，初惟諳古文，不通經義，始為諸生詆笑，不堪。因往士奇，訴曰：先生舉，繼雖受之，實官上繼於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訴畢，大泣不已。士奇特奏，改為翰林五經博士，稍進檢討以歸。

給事中李實出使北虜，奉太上以歸，自以為功，考出使錄其鄙景泰中為老都御史，太上復位，首言實，在虜時，去君臣禮，遂罪其官，追毀其錄，以少惟太上知之。

朝廷所重者名實庶民所畏者縣官近年富貴入銀得實措
揮考三品官也縣官豈能抑之余偶入棹忽遇騶呵屬路
全紫煌赫與府僚分道而引士夫見之歛避不暇因詢
于人婦知所為納銀指揮虎而翼之矣甚怪以此

毗陵胡忠安公陵為太宗伯幾三十年無有師傳之者成化
七年五月卧病于家時九十餘矣太守龍晉日往省候一
日龍迎送頗倦晝寢私室忽見公紅袍玉帶由中道而
急起逐之乃夢也者頃許音益矣龍往吊畢即具奏朝
廷葬祭之禮極厚公早年遍遊名山嘗遇異人授多壽考
兼享世福雖死亦異于人凡見夢於龍亦有所托也

近例官吏充軍者止及本身年俸為例。當時具奏必以勾捕使人驚懼朝廷。臣之奉化十三年，俸巡接前案殺重罪，捕成五開衛以死。臣子泣訴于兵曹司，免僉曹主曰：此尊前所奏例也。臣子張泰。

太上居延安宮，肅皇帝久不躬給夕中。吳江徐法獨見遊進，雖聞之，謀景皇惡之，謫為遠衛知事。太上復位，被支解，天下快之。

松江黃翰惡極鄉里，恥其名，宣法問熊渠，擅抄割人蘇。松良善多受其害，及翰僉事江西，將引索熊親，奴姓名。將有庇，熊渠去，與之，至則凡所為皆致以重譴。以上。

報怨之術也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劫主之威之勢
不佞正統初太皇太后張氏回祚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
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好年間政治清明為
本朝之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振必立受自
太后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穉之故堅卧不出惟溥一人
當事六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
悉為振所攘生殺與奪專在手中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
不輔已者舉朝皆以翁父字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
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

都御史陳鑑王文號門外僂首向北性中以為上左步稍
緩微聞二人連議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上在耶二
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出
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
尋之於日方得送上不知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
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擗楚幾死為樞邊克軍
振之作威如此已巳七月振又逼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日
抵大同城下欲上幸第倉卒為虜寇所遮報至科
道之臣方舉劾振之章遂正其辜後榜示天下云
馮益字損之慈溪人陰險有謀詩文筆札皆出入上善後

兵多塔公卿間先為學職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
喜其能假軍功擢為百戶子俊繼為後又進為千戶侯
方為忠國石公陷死遂出入石門下石因用為京衛指揮
石敗自投都督曹欽因議甚密不久欽謀反被擒因捕
益等同謀考法官憐益才於出之時欽已死惟妻賀氏
為証益投為自燕見賀加醜詆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
多言昔先生與敎坐堂中欽問曰古者宦官子弟為天
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操之後終奉大事欽大喜
命高佐酒之於左耳今何諱之深也益遂無語賀
臨歿極典

故人王臣自幼為壽京公侯府家人，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
幻惑以取人財，所得輒重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
能良，引車化福術，術在江陰洪大家，皆不徇，獨周惟曉
稍術之見，以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又餘，能自抵相觸坐
作進退，神巧指操，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
自浮袖中出，凡人之物，極目考必能睹，取否則不能，以
術蓋與玉鬪，畧相似，不知其幾幾人也，後往北京，隨舉
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湘，湘以右
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考，送以書，賴二十餘輩，亦以攫取財
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氏，辱民受氏，攫舉致激，為惟

江陰諸大家以舊憾軍受其毒癸卯孟蘇命工鑄銀為
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出產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
步檢括速悉二人考在無所識所在承之人反以教之
去取也復以妖書為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展云不中
實於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
王順輩如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担至遂各取
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共大懼避驛舍中其下
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餒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
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
危惟巡撫楊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命

謹匯

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適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
以破所附至錦衣獄中三日斬于市函其首歷示所害
害之地言其姓攝快。

吳僧昇日有善處水仙蓋善音律永樂中至南京供佛
曲大馬魚蟹之內甚弗食俳優妓也之家無弗遊其髮
為浪子者為年後復剃而歸惟以水仙贈諸大家資其
日用一日忽至余家乃臘月一日舉家茹素日有痛索
酒肉不已因與飲食之而去時年八十餘矣去忽染風疾
久不死穢汚不可見其徒鑄于一室以飯為圍自穴中
拋石必用手和糞而食披髮如寸儼若一獸終餓而死

任果報也

福建賊劉茂七竊獲凡三司官親臨考皆得貸死惟前
後巡按御史楊華、朱文頌、汪澄三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
當權所惡考御史之官收考殺之斯豈法之正者

長洲原蒙張玉被人徑于巡按熊縣、不能審即往籍以
家各省喪具一座而寃號之、人不可聞太監劉寧曰
比陰陽不在我也蒙占玉皆入極典子勿重成遠方後熊
在京病劇見二人立於前歷叱不返遂死

南京刑部員外郎為霖、庶於刑名有二人同殿一人致死、
實由甲乙惟解勸同逮至部甲家富令所親求於知因

以酷刑逼乙認罪而脫甲乙終被決獄刑寃號不已次日將赴部見乙立于馬前叱之不退回即吐血七日而死甫里沈協以三者除福州知事當任捕盜刑平人之財輒殺而取之既歸買田築室方完一日見死女數十人羅立于前謂所妻曰此輩自遠而來我難推托矣妻為之怒皆不退協日夜与鬼語如對生人為日疽發背而死